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王加兴 主编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



Шаповалов В.Ф.

[俄] 维·费·沙波瓦洛夫 著 胡学星 王加兴 范洁清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王加兴 主编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

Шаповалов В.Ф.

〔俄〕维·费·沙波瓦洛夫 著 胡学星 王加兴 范洁清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 / (俄罗斯) 沙波瓦洛夫著;
胡学星, 王加兴, 范洁清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ISBN 978-7-305-13685-6

I. ①俄… II. ①沙… ②胡… ③王… ④范… III.
①文化起源—研究—俄罗斯 IV. ①K5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4164 号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Copyright © Шаповалов В. Ф.

本作品中文专有出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中心代理取得,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9-17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书 名 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
著 者 [俄罗斯] 维·费·沙波瓦洛夫
翻 译 胡学星 王加兴 范洁清
责任编辑 谭 天 潘琳宁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35.25 字数 545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3685-6
定 价 8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引 言

人类进入新千年以来,不得不遵守明显有别于以往的“游戏规则”。俄罗斯需要制定并推行一套全新的方法(首先是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这是为了自身不至于被淘汰出局,进而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我们的时代已不是社会知识总量在缓慢而平稳增长的阶段。我们的时代需要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都获得决定性的突破。然而,我国的思想体系在“斯拉夫派—西方派,民主派—爱国派;‘文明的’国家和似乎‘不文明的’落后国家”这个封闭的圈子里已经打转了两百年。

本书作者的出发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后,不是属于区域文明之一,就是倾向于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再不其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文明,也就是文明之邦。俄罗斯的情形便属于后者。因此,本书的观点建立在承认区域文明理论的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本书极为关注这一理论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下半叶)所发生的变更和修正,其基本理念是根据这些变更和修正而形成的。

首先,本书接受这样的论点:区域文明(包括俄罗斯文明)的内部变化是按照每一种文明的自身规律,在其所有重要部分得以统一的情况下而产生的。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在每一种文明中都会得到独特的反映,并在这一文明特有的形式中加以实现。

构成某种文明的诸民族不一定非得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相近的民族——该理论奠基人之一的H. Я. 丹尼列夫斯基^①这样认为。诸多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所包含的民族,在起源上可以是千差万别的。正如对某种文明而言,不一定非得要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在许多情况下,某种文明会使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成分的人联成一个整体。不过,在文明产生和形成的阶段,某种民族宗教的核心力量——即信仰某宗教的某个民族群体,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

本书不接受这样的论点:各种文明彼此间有一种本能的敌意。实际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从竞争和角逐到相互谅解和合作。不过,由

^① H. Я. 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俄国思想家、政论家、社会学家,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家。其代表作为《俄罗斯与欧洲》(1869)。——译注

于在文化、精神理念、自然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位置等方面的差异,要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相互谅解的关系,会出现相当大的困难。

俄罗斯文明是历史形成的,是由民族宗教的核心部分——俄罗斯民族,以及俄罗斯东正教所确立的。在文明的所有成分联成一个统一体的过程中,正是这一核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正是这一核心在多方面决定着俄罗斯文明的性质和特点,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同时,多民族性和多宗教性是俄罗斯现代文明的固有特点。

俄罗斯现代文明的概念是本书的思想基石。这一概念可以解开诸多矛盾的死结——俄罗斯思想界于19世纪在认识俄罗斯的过程里深陷其中,即便到了20世纪也还完全没有找到出路。对俄罗斯的统一性如何进行理论阐释——与苏联解体有关的诸多事件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西方派和根基派,民主派和爱国派等派别的对立所形成的封闭圈,在本书作者看来,从根本上说是荒谬的,自然也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找到一种在理论上显得很精确的有效方法,终止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已成当务之急。本书针对彼得改革及其对随后18世纪的俄国发展所提出的全新阐释进行研究说明,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依我之见,彼得的改革为一种崭新的、有别于以往诸多文明的俄罗斯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而俄罗斯在18世纪的发展则是其现代文明的形成阶段。从19世纪初叶,俄罗斯生活便进入了新文明的框架,这种文明尽管与莫斯科罗斯保持着某种关系,但就其自身的基本特征而言却是异质的。

彼得的改革(无论是预期,还是实际情形)并不是西欧主义发展之路的开端。彼得的改革奠定了新俄罗斯的基础,这一新的俄罗斯一如前几个世纪的罗斯,既迥然不同于西方,也完全有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文明(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为另一种样式)。由此可见,俄罗斯的现代文明发端于彼得大帝的改革,整个18世纪构成了其初步的形成阶段。俄罗斯现代文明的最终形成期则应确定在19世纪初叶,从此便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发展期。这便是本书的主要理念。

关于俄罗斯现代文明在两百多年间持续存在的论点实际上就已经说明,此间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对深层次的文明结构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本书作者认同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 Ф. 布罗代尔^①所提出的观点：“文明可以穿越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的动荡……法国革命并不是法国文明进程中的毁灭性力量，而 1917 年的革命也不是俄罗斯文明进程中的这种力量。”文明在经受历史考验时“只会改变……它本来的颜色，但却会保持住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几乎所有的特点……”在本书作者看来，继 1911 年之后所发生的诸多变化，也不是俄罗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毁灭性力量。深层次的文明结构，亦即俄罗斯国民的性格和精神理念，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只是“改变了本来的颜色”，但在总体上大致保持住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几乎所有的特点”。本书的要义也正是在于揭示和描述俄罗斯文明结构的种种特点。

本书拟定出一种“文明的对立结构研究法”，并加以广泛运用。该方法的实质是，在考察俄罗斯及其现实的每一个单独的方面时，很容易就会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都是在认识对立结构——这种对立结构是所研究的现实（即俄罗斯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过程中的反映，因为观点表述者就是现实中的一分子。所以从事俄罗斯文明研究的学者对两种立场都应当有清楚的了解，并要时常互为比照。应当承认，两种对立观都是有道理的。在对立结构法的框架下，不宜将两种对立观理解为某种轮廓分明、清晰可辨的实在，而更应视为一种印象暗示。大体说来，学术研究中向对立结构法的转变，可以与艺术中的从自然主义向印象主义的转变相提并论：明确性和确切性得以削弱，但丰富性和全面性得以加强。对立结构法的意义就在于揭示长效的稳定结构。

关于长效的稳定结构的论点，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立结构法构成了本书整体理念的支撑架构。作者认为，理应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指出历史主义方法的“缺陷”（确切地说，应为不足）。历史主义和对社会生活中所有现象的解释——两者之间的唯一联系方式就是，前者以相应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为出发点。而依照本书作者的想法，在历史上，除了短暂的、变化无常的、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因素之外，姑且称之为“永恒者”的因素也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对于历史

^① Ф. 布罗代尔（1902—1985）：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作品有《论历史》、《文明史纲》。——译注

学而言,可以将赫拉克利特^①的名言“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视为纲领性的口号,那么对于研究文明结构而言,柏拉图的“时间就是永恒之运动的形象”则理应成为纲领性思想。

之所以相信对立结构法一定会取得成效,与其说这一方法具有理论根据,毋宁说它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具有实用性。本书每个章节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探索和描述长效结构上,即贯穿于俄罗斯当代文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所有分析的着手点都是区分文献中已有的、对某一问题的两种对立看法。譬如,在揭示俄罗斯人对宗教态度的基本特点时,我们是从两种论断的确定开始的:一是别林斯基的“俄罗斯民族在所有民族中最不相信神的存在”;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民族在所有民族中最具宗教和神秘主义色彩”。孰是孰非?抑或两人说得都没错?遵循对立结构法,作者得出结论:对信仰的不断探求是俄罗斯性格的典型特征之一。处于其中一极的总是数量相对不多的一部分俄罗斯民众,他们坚定遵循某一种宗教信仰;而处于另一极的也同样是相对不多的另一部分俄罗斯民众,他们坚守无神论的立场。而在“中间地带”的人数则颇为可观,他们要么对信仰问题采取漠视的态度(不感兴趣),要么就是一直处于探寻信仰的过程中。诚然,在俄罗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不少人坚定地遵循自己的信仰,不受任何诱惑的影响。但也应当承认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这是一种骚动不安的魂魄,在世界公认的任何宗教中都无法获得安宁,一直处于不停地探索,不断地提出质疑的状态中,这种世界观在俄罗斯也同样是根深蒂固的。

本书将从对立结构法的视角来研究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诸如:俄罗斯现代文明的自然地理特征;作为“自然和精神机体”的文明,自然地理条件及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俄罗斯开发新地域的经验及俄罗斯文明的多民族特性。本书拟采用诸多新的概念,如:有别于同化的移植,俄罗斯的“实用唯物主义”;还将着重揭示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结构(这种结构对现代俄罗斯文明而言是稳定的),以及劳动和实业活动的道德依据。

^①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6世纪末—前5世纪初):古希腊哲学家、辩证论者,伊奥尼亚学派代表人物。——译注

俄罗斯精神理念中的女性形象、全体俄罗斯人的性文化特点,以及如何评价西方对俄罗斯的解读和西方的俄罗斯神话等问题,对艺术在俄罗斯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和变化过程,以及俄罗斯人对艺术使命认识的研究、俄罗斯人际交往的特点和俄罗斯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生死观和人生观——这些都是我们国内出版物的新鲜话题。本书还将分析俄罗斯国家安全、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反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原因等问题,并对俄罗斯军人气魄的特点加以阐述。

由于书中所提问题的涵盖面十分广泛,且直接或间接涉及现当代俄罗斯面临的热门话题,这样本书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议。故而作者仅将敝书视为对俄罗斯文明主要方面的简笔素描和粗略概述,读者自然可以对其中任何一个章节补充自己的看法。本书主旨在于激发读者对认识俄罗斯的兴趣,因为我们实际上对她知道得还很少。H. 果戈里曾痛苦地指出:“身处俄罗斯却对俄罗斯知之甚少。”A. 普希金确认道:“俄罗斯还远未被俄国人所了解。”俄罗斯自我认识——深刻的、冷静的、清醒的、不受政治和其他某种情势影响的认识——的时代业已来临。

作者谨向(以 A. И. 阿列克谢耶夫教授为主任的)哲学教研室的同仁, M. B. 罗蒙诺索夫国立莫斯科大学国家管理系 A. B. 苏林、语文系 M. И. 列姆尼奥娃两位系主任,以及外语系主任 C. Г. 捷尔米纳索娃、M. B. 罗蒙诺索夫国立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中心主任 Ю. М. 奥西波夫和哲学—经济学会学术秘书 E. C. 佐托娃等人表示谢忱,在成书过程中他们给予了帮助和支持。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现代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本质及其研究方法	1
第二章 俄罗斯文明的自然地理特征	45
第三章 俄罗斯文明的多民族性质	77
第四章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123
第五章 俄罗斯的劳动和企业活动的意义	189
第六章 科学和技术在俄罗斯的意义	231
第七章 俄罗斯的土地和农业	263
第八章 俄罗斯的城市和城市文化	289
第九章 俄罗斯的男性和女性——俄罗斯的两性和婚姻	309
第十章 西方认知中的俄罗斯	355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社会与个人	377
第十二章 俄罗斯的宗教和信仰	439
第十三章 现代俄罗斯文明的地缘政治意义	487
第十四章 境外俄罗斯	531

1

第一章

现代俄罗斯文明的起源 与本质及其研究方法

德国哲学家 O. 斯宾格勒称文化为社会发展的春天,而把文明称作冬眠季节。把文明和文化看作社会发展的两个连续阶段,这一论述从此便被确认为是合乎科学的。但是在将俄罗斯当作一种文明来谈论时,我们将要考虑到另一种概念,这一概念首先与 Н. Я. 丹尼列夫斯基和 А. Дж. 汤因比这两个人有关。在他们的著述中,确立了区域文明的概念,这类文明通常涵盖地球的一定区域,可包括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社会,并且在过去和当代的区域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并是富有说服力的,正是本章的任务。

将俄罗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这种研究将很有成效,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把这种研究变成一系列证明,即论证俄罗斯存在着独有的而与其他国家格格不入的独特性。对假定的俄罗斯地域特色这一论点可以进行两种诠释,要么是自高自大,要么是自我鄙视。但不管怎样,这种论调都将是危险的,所以应该尽早将之排除在对俄罗斯文明进行科学研究的框架之外。

地域文明论的意义和任务应在于,展示出俄罗斯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多方面特征,不应按“好坏”、“高低”来做区分,而应揭示与其他文明并不存在对立的主要特征。当代国外研究者的一些论著,可视为采用这种方法研究该类文明国家的典范。特别要指出以下几位作者,如 М. 莱纳(对美国文明的研究)、Ф. 布罗代尔(《何谓法兰西?》)、М. 德·乌纳穆诺和 X.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对西班牙和欧洲文明特征的研究)。而且还有这样一些思想家,如 В. 索洛维约夫、Н. 别尔嘉耶夫、С. 布尔加科夫、Ф. 斯捷蓬、Г. 费多托夫和 С. 弗兰克等,他们在过去研究俄罗斯总体文明特征时所形成的传统,今天正在重新兴起。重新出现了对俄罗斯文明进行研究的需要,是由于社会更多地意识到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之多。今天,俄罗斯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类似于 А. 汤因比在当年谈论西方文明时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会遇到衰落和解体的情况?而这就像无法逃

避的宿命一样,任何一种文明都躲不过去。”^①

第一节 地域文明的定义

一般认为,地域文明这一理论的奠基人是 H. 丹尼列夫斯基、M. 韦伯、O. 斯宾格勒、П. 索罗金、A. 汤因比等人。后来,在 20 世纪下半叶,一大批西方思想家也研究过地域文明问题,有大量的文献在探讨这些问题。研究者们付出努力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按 П. 索罗金的话,旨在分离出“现实存在的、有着因果关系且内部相关联的结构,这些结构有别于全部的混合起来的文化组织和小型的文化体系,也有别于国家、民族,有别于政治、宗教、种族和人种,以及所有的社会团体。这些文明或文化的超级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团体和文化体系的生活、组织和功能,决定着民族心理结构和个体行为、众多具体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向”^②。

在对这一问题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可靠而全面的文明理论。长期研究和讨论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该理论克服了一系列的不精确、偏差因素,而获得了“纯化”,这些不精确和偏差在该理论诞生之时就曾伴随着它,也就是说,当初奠基者在阐述该理论时就已存在。尽管今天“文明”这个概念仍然保持着多义性(不过,许多社会科学的概念都是如此),对于本项研究的任务而言,下面的概念则更适合,也更相符合。

文明是“社会文化的总和,以共通的即超地域的价值为基础而成,这些价值表现为世界性宗教、道德、权利和艺术体系。这些价值与丰富的实践和精神知识体系,以及研究出来的象征体系相关联,这些象征体系有助于克服原始集体的地域封闭性……只有这样,在理论意义上‘文明’一词才获得了最为稳定的术语地

^① A. 汤因比:《经受着历史考验的文明》,彼得堡,1996 年,第 39—40 页。汤因比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文明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命中注定的因素,而主要取决于其创造力。他认为,俄罗斯文明同样能够找到应对现代挑战的合理办法。

^② П. 索罗金:《当代社会学理论》,伦敦—纽约,1966 年,第 177 页。

位,并在文明理论自身中得到了验证”^①。

在世界大家庭中,在其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能分离出一系列文明(И. 索罗金也曾称它们为“文化的超级体系”),这些文明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统一体而发挥着功能。它们并不一定和国家、民族或其他社会团体保持一致。文明的边界通常跨越民族、政治或宗教单位的地理边界。整体上,每一种文明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保持着自我身份认同而不管牵涉其生活某些方面的变化。在文明内部的变化,符合每一种文明所固有的自身规律,保持着其全部重要构成部分的统一;外部作用可加快或延缓、促进或阻碍文明内在潜力的释放。在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中,任何一种文明的结构都会发生断裂,这种趋势也会以该文明特有的形式变为现实。

并非必须是语言和文化相近的众民族才能形成一种文明(就像这种理论的奠基者之一,И. Я.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的那样)。一系列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会将来源完全不同的民族纳入自己的体系。确实如此,对于一种文明而言,并不要求某一种宗教信仰占主导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一种文明会在自己的构成中将不同信仰的人们连成一体,更多情况下是将某一世界性宗教的信众联合起来。然而,在一种文明的初创和形成阶段,民族—信仰构成的核心会发挥特殊作用,换言之,通常是信仰一种宗教的某一民族群体,在将一种文明的全部要素进行整合、建立起文明各部分通用的象征体系时,该核心的语言和文化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正是“核心”在很多方面决定着一种文明的特征、属性,并使之与其他文明相区分。

一种文明永远不会是“单一岩”(铁板一块),也就是说,不可能由同一样式的元素构成,不可能像由同样的砖块建成的建筑物那样,文明是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多样性或多或少,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多样性很广袤,以至于很难对其做出理论上的全面概括和描述。此外,在一种文明的框架内,可能存在体系之外的要素,也就是说,存在一些单独的共性,它们属于某些区域,但并没有完全进入该文明的结构和体系。这类共性如同独特的“斑驳杂物”一样存在着,对文明发展的总体情况发挥

^① Б. С. 叶拉索夫:《文明,词,术语和理论》,载《文明比较研究文选》一书,莫斯科,1999年,第25页。

着不同的作用,有时会很明显地被纳入文明图景之中,有时则会疏远开去。

一种关于文明的理论认为:“每一种‘文明’在其存在历史上,都会在一个或两个领域表现出创造力。照此便会认为,古希腊文明主要表现在审美领域,而印度文明则表现在宗教领域,西方文明仅仅表现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事实上,在不同的存在阶段中,每一种‘文明’都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它们不是在一个而是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创造能力。”^①这种文明理论的奠基者们对此毫不怀疑,但 И. 索罗金和其他一些作者却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文明研究方法的奠基人(H. 丹尼列夫斯基和 O. 斯宾格勒)将文明等同为有机体,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地域文明在其发展中都要经历相继的下列阶段:诞生—繁荣—凋萎—死亡。所以,欧洲文明就像其他一些走过了繁荣阶段的文明一样,在他们看来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终结阶段,现其正处于接近尾声的阶段。A. 汤因比、H. 别尔嘉耶夫、И. 伊利英、Ж. 马里顿、X.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等思想家对这种看法持批判态度。他们强调说,在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中,都可能出现危机和振兴的阶段,不过“诞生—繁荣—凋萎—死亡”这种精确的循环并不是文明存在的规律。的确,世界历史上有不少例子,证实了文明会相继经历上述阶段:古代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在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成就后,它们宛如枯萎的树木,凋谢了,耗尽了所有的生命活力。然而,机械地把过去的经验照搬到现代来,这样做需要非常谨慎。的确,一种文明会衰亡,给后代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记忆和发掘出来的一些文物。但是,一切取决于人和人的思想,这些思想有能力在危机时刻将文明带出死胡同,赋予它新的生机,迎来新的未来。

最后,有理由推翻文明相互之间存在着固有敌意的论调。固有的敌意不可避免要导致战争。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文明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包括相互竞赛和相互理解与合作。然而,由于文化、民族心理、自然地理条件、地理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在达成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时,会遇到不少困难。

在今天,文明学是一个被认可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想研究对象。众多著名的人文社会学代表为它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已经提到的学者外,还

^① 转引自《文明比较研究文选》,莫斯科,1999年,第54页。

有 O. 安德利、Л. 威尔金森、У. 麦可尼尔、М. 佩里、И. 艾森斯塔德、А. 施维泽尔和 К. 雅斯贝尔斯等学者。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协会已成为最大的文明学协作研究中心,该协会的创始人是 А. 汤因比、П. 索罗金和 А. 克鲁伯。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该协会就开始举办学术研讨会。

第二节 现代俄罗斯文明的源泉和基本特征

按照西班牙哲学家 X.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看法,西欧人很早就统一文明的框架中生活,只是到了 20 世纪才认识到这一事实。^①

不管看起来多么奇怪,但还是在不久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班牙的独特发展论者和乡土派^②拒绝承认自己的国家是西欧统一文明的一部分。而且,不仅仅是西班牙,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也需要时间和努力,才能最终冲破民族的封闭性,承认自己的欧洲同源,进而目标明确地着手建设统一的欧洲大家园。这在 20 世纪下半叶才发生,意味着欧洲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世界整体构成中的一种特殊文明;欧洲作为统一文明的思想才开始出现并变为现实。

对于现代俄罗斯而言,要求把自己作为一种特有文明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这样的历史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人们认为,情况正是如此。当然,这里所谈论的不是要“上头”采取什么决议或决定。谈论的也不是要经常提起共同的过去并延续咒语,同样不是说统一命运是永恒而不可避免的。将俄罗斯看作是一种文明的思想,要求各民族和所有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的全体,都自觉自愿地准备奔向共同(合作)的未来。

来自不同种族和地区的精英(即政治、经济和精神领域的精英)以及中央,意识到需要在统一整体内生活和发展,这也即是将俄罗斯作为一种文明的意识。地区和民族精英可以自由解决这一问题,拥有自由选择权,这些事实是实现文明

① X.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非人道化及其他》,莫斯科,1991 年,第 188—228 页。

② 独特发展论者和乡土派(来自“土壤”一词),是独特发展道路的追随者,其将所有的国外影响作为损坏力量而加以排斥。